

童 年

一 教师卡尔·伊万内奇

一八××年八月十二日……也就是我过十岁生日，得到那么珍奇的礼品以后的第三天，早晨七点钟，卡尔·伊万内奇用棍子上绑着糖纸做的蝇拍就在我的头上面打苍蝇，把我惊醒了。他打得那么笨，不但碰着了挂在柞木床架上的我的守护神的圣像，而且让死苍蝇一直落到我的脑袋上。我从被子下面伸出鼻子，用手扶稳还在摇晃的圣像，把那只死苍蝇扔到地板上，用虽然睡意惺忪、却含着怒意的眼光看了卡尔·伊万内奇一眼。他呢，身上穿着花布棉袍，腰里束着同样料子做的腰带，头上戴着红毛线织的带缨小圆帽，脚上穿着山羊皮靴，继续顺着墙边走来走去，瞅准苍蝇，啪啪地打着。

“就算我小吧，”我想，“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要惊动我呢？他为什么不在沃洛佳^①的床边打苍蝇呢？你瞧，那边有多少啊！不，沃洛佳比我大；我年纪最小，所以他就让我吃苦头。他一辈子净琢磨着怎么叫我不痛快。”我低声说。“他明明看见他把我弄醒了，吓了我一跳，却硬装作没有注意到的样子……讨厌的家伙！连棉袍、小帽、帽缨，都讨厌死了！”

当我心里这样恼恨卡尔·伊万内奇的时候，他走到自己的床前，望了望挂在床头、镶着小玻璃珠的钟座上的钟，然后把蝇

^① 沃洛佳是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拍挂到小钉上，带着极其愉快的心情转身朝着我们。

“Auf, Kinden, auf!……s’ist Zeit. Die Mutter is t schon im Saal!”^① 他用德国口音和颜悦色地喊道，然后朝我走过来，坐到我的床边，从衣袋里掏出鼻烟壶。我假装在睡觉。卡尔·伊万内奇先嗅了一撮鼻烟，擦了擦鼻子，弹了弹手指，然后才来收拾我。他一边笑着，一边开始搔我的脚后跟。“Nu, nun, Faulenzer!”^② 他说。

尽管我怕痒，我还是没有从床上跳起来，也没有理睬他，只是把头更往枕头下面钻，拚命踢蹬，竭力忍住不笑出来。

“他多善良，多喜欢我们，可是我却把他想得那么坏！”

我自己很难过，也替卡尔·伊万内奇难过；我又想笑，又想哭，心里很乱。

“Ach, lassen Sie,^③ 卡尔·伊万内奇！”我眼泪汪汪地喊着，把头从枕头底下伸出来。

卡尔·伊万内奇吃了一惊，放开我的脚，不安地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做了什么噩梦？……他那慈祥的德国人的面孔、他那竭力要猜出我为什么流泪的关注神情，更使我泪如雨下了：我很惭愧，而且不明白在一分钟之前，我怎么居然能不喜欢卡尔·伊万内奇，认为他的棉袍、小帽和帽缨讨厌呢？现在，恰好相反，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可爱，连帽缨都似乎成了他很善良的明证。我对他说，我哭，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妈妈死了，人们抬着她去下葬。这完全是我瞎编的，因为我一点也不记得夜里做了什么梦。但是，当卡尔·伊万内奇被我的谎话

① 德语：起来，孩子们，起来……到時候了，妈妈已经在饭厅里了。

② 德语：喂·喂·懒骨头。

③ 德语：喂，别碰我。

所打动，开始安慰我、抚爱我的时候，我觉得好象自己真地做了那场噩梦，我流泪是由于别的原因了。

卡尔·伊万内奇离开我的时候，我从床上抬起身子，往自己的小脚上穿长统袜子，这时眼泪不怎么流了，但是我所虚构的那场噩梦的阴郁的想法，却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照料孩子的尼古拉进来了，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爱好整洁的人，一向严肃认真，彬彬有礼，是卡尔·伊万内奇的好朋友。他给我们送来衣服和鞋；给沃洛佳拿来的是靴子，给我拿来的却是我至今还讨厌的打着花结的鞋。我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哭；况且，朝阳愉快地从窗口射进来，沃洛佳又站在脸盆架前面，很滑稽地模仿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姐姐的家庭女教师）的动作，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响亮，连肩头搭着毛巾、一手拿着肥皂、一手提着水壶的一本正经的尼古拉都笑着说：

“得了，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①，请洗脸吧。”

我十分快活了。

“Sind sie bald ferfig?”^②从教室里传来卡尔·伊万内奇的声音。

他的声音严厉，已经没有使我感动得落泪的音调了。在教室里，卡尔·伊万内奇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他是老师。我应声而来，连忙穿上衣服，洗好脸，手里还拿着刷子，一边抚平我的湿漉漉的头发，一边走进教室。

卡尔·伊万内奇鼻梁上架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门窗之间他一向坐的地方。门左边摆着两个小书架：一个是我们孩子们的，另外一个是卡尔·伊万内奇私人的。我们的书架上

① 沃洛佳的本名和父名。

② 德语：你们快准备好了吗？

摆着各种各样的书——有教科书，也有课外读物。有些竖着，有些平放着，只有两大卷红封面的《Histoire des voyages》^① 规规矩矩靠墙竖着，然后是长长的、厚厚的、大大小小的书籍，有的有封皮没书，有的有书没封皮。每逢课间休息以前，卡尔·伊万内奇就吩咐我们整理“图书馆”（卡尔·伊万内奇夸大地把这个小书架称作“图书馆”）的时候，我们总是把一切东西往那里乱塞。老师私人书架上的藏书，虽然册数没有我们书架上的那么多，种类却五花八门。我还记得其中的三册：一本是没有硬封皮的德文小册子，内容讲在白菜地里施肥的方法；一本是羊皮纸的、烧掉了一角的七年战争史；另一本是液体静力学全部教程。卡尔·伊万内奇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甚至因此损伤了视力；不过，除了这些书和《北方蜜蜂》^② 杂志以外，他什么都不看。

在卡尔·伊万内奇的小书架上所有的东西中间，有一件东西最能使我想起他来。那是一只用纸板做的圆盘，它安着木腿，可以借着小轴移动。圆盘上贴着一张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贵妇和一个理发师^③。卡尔·伊万内奇粘得很好，这个圆盘也是他自己设计的，做这个圆盘的目的是为了遮住太亮的光线，保护自己的视力衰退的眼睛。

就是现在，我仿佛还能看见他的身影——高高的个儿，穿着棉袍，戴着红色小帽，帽子下面露出稀疏的白发。他坐在一张小桌旁边，桌上摆着那只圆盘，圆盘上的理发师把阴影投射到他的脸上；卡尔·伊万内奇一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搭在安乐椅的扶

① 法语：《游记》。

② 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六四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反动的政治和文学报纸

③ 指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所著的《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

手上，面前放着一只表盘上画着猎人的钟、一块方格手帕、一个圆形的黑鼻烟壶、一只绿色眼镜盒和摆在小托盘里的一把剪烛花的剪刀。这一切东西都那么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地摆在各自的位置上，单凭着这种井井有条的秩序，就可以断定卡尔·伊万内奇心地纯洁，心平气和。

平常，当我在楼下大厅里跑够了的时候，我就踮着脚悄悄地上楼，跑进教室，那时我总是发现，卡尔·伊万内奇正独自一人坐在安乐椅上，神情安详而庄严地阅读他喜爱的一本什么书。有时也遇到他没有读书。这时他总把眼镜低低地架在大鹰钩鼻上，半睁半闭的蓝眼睛里含着一种特殊的表情，嘴唇忧郁地微笑着。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他的均匀呼吸声和那块画着猎人的钟嘀嗒作响。

他常常没有发现我，我就站在门边想：“可怜的，可怜的老头儿！我们人多，我们玩呀，乐呀，可是他孤零零一个，没有任何人安慰他。他说自己是孤儿，真是一点也不错。他的身世真不幸！我记得他对尼古拉讲过自己的身世。他的处境真是可怕呀！”我非常可怜他，因此常常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一只手说：“Lieber^①卡尔·伊万内奇！”他很喜欢我这么对他说话。每当这种时刻，他总要抚摸我，显然他深深地受了感动。

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地图，差不多全是破的，不过，卡尔·伊万内奇妙手回春，把它们都裱糊得好好的。第三面墙正中间是通楼梯口的门，门的一边挂着两把尺，一把是我们的，刀痕累累；另外一把是崭新的，是他私人的，他用它训戒人的时候多，画线的时候少。门的另一边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圆圈记着我们

① 德语：亲爱的。

的大错，用十字记着我们的小错。黑板左边，就是罚我们下跪的角落。

这个角落令我终生难忘！我记得那个炉门，记得炉门上的通风孔以及人们转动它时，它发出的响声。我常常在屋角跪的时间很长，跪得腰酸腿疼。这时候我心里就想：“卡尔·伊万内奇把我忘了。他大概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安乐椅上读他的流体静力学，可是我呢？”为了让他想起我，我就把炉门轻轻打开又关上，或者从墙上抠下一块灰泥。但是，如果忽然有一块太大的灰泥嘭的一声掉到地板上，说真的，单是那份害怕就比任何惩罚都糟心。我回头望一望卡尔·伊万内奇，他却捧着一本书，兀自坐在那儿，好象什么都没有觉察似的。

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一块破黑漆布，从漆布的许多窟窿下面好多地方露出被铅笔刀划出道道的桌子的边沿。桌子周围摆着几张没有油漆过，但是由于使用了好久，已经磨得锃亮的凳子。最后一面墙上有三扇小窗户。窗外的景色是这样：正前方有一条路，路上的每个坑洼、每颗石子、每道车辙，都是我久已熟悉和喜爱的；走过这条路，就是一条修剪过的菩提树林荫路，路后有些地方隐隐约约露出用树枝编成的篱笆；在林荫路那边，可以看见一片草地，草地的一边是打谷场，另一边是树林。树林深处，可以看到守林人的小木房。从窗口朝右边眺望，可以看到一部分凉台，午饭以前，大人们常常坐在那里。当卡尔·伊万内奇批改默写卷子的时候，我常常朝那边观望，我可以看见妈妈的乌黑的头发和什么人的脊背，也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那里的谈笑声。因为不能到那里去，我心里很生气。我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不再学习，永远不再死念《会话课本》，而同我所喜欢的人坐在一起呢？”气恼会变成悲伤，天知道我为什么沉思，沉

思些什么，我想出了神，竟连卡尔·伊万内奇因为我的错误而发起脾气，我都没有听到。

卡尔·伊万内奇脱下棉袍，穿上他那件肩头垫得高高的、打着褶的蓝色燕尾服，照着镜子理一理领带，就领着我们下楼去向妈妈问安了。

二 MAMAN^①

妈妈正坐在客厅里斟茶。她一只手轻轻扶着茶壶，另一只手按着茶炊的龙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漫过茶壶口，溢到托盘里。她虽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进来。

当你努力追忆一个亲人的容貌时，总有许许多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要透过这些回忆来看它，就象透过泪眼看它一样，总是模糊不清。这是想象的眼泪。因此在我极力回忆妈妈当年的音容笑貌时，我只能想象出她那流露着始终如一的慈爱的棕色眼睛，她那颗长在短短的发髻下面的脖子上的黑痣，她那雪白的绣花衣领和那常常爱抚我、常常让我亲吻的、细嫩纤瘦的手，但是她的整个神态却总是从我的记忆里滑掉。

沙发左边摆着一架古老的英国大钢琴，大钢琴前面坐着我的黑头发、黑皮肤的小姐姐柳博奇卡^②，她用刚在冷水里洗过的

① 法语：妈妈。

② 柳博奇卡是柳博芙的小名。

玫瑰色手指显然很紧张地在弹克莱曼蒂^①的练习曲。她十一岁了，穿着一件麻布短衣，一条雪白的、镶花边的衬裤，只能用 arpeggio^②弹八度音。她旁边侧身坐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戴着有红缎带的包发帽，身穿天蓝色敞胸短上衣，脸色通红，怒气冲冲；卡尔·伊万内奇一进来，她更加板起脸来了。她威严地望一望他，也不答礼，用脚踏着拍子，继续数着：“Un, deux, trois, un, deux, trois”，^③声音比以前更响，更专横。

卡尔·伊万内奇好象丝毫没有注意到这点，还是按照德国的敬礼方式，一直走到我母亲跟前，吻她的小手。她醒悟过来了，摇摇头，仿佛想借此驱散忧思。她把手伸给卡尔·伊万内奇，当他吻她的手的时候，她吻了吻他那布满皱纹的鬓角。

“Ich danke, lieber^④卡尔·伊万内奇！”她仍旧用德语问道：“孩子们睡得好吗？”

卡尔·伊万内奇本来一只耳朵就聋，现在由于钢琴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了。他弯下腰，更靠近沙发一些，一只手扶着桌子，单腿站着，带着一种当时我觉得是最文雅的笑容，把小帽往头上稍微一举，说：

“您原谅我吗，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

卡尔·伊万内奇怕他的秃头着凉，从来不摘掉他那顶小红帽，但是每次走进客厅里来，他都请求人家许他这样。

① 穆乔·克莱曼蒂(1752—1832)，意大利钢琴家和作曲家，作有大量钢琴奏鸣曲和钢琴教材《乐艺津梁》。

② 意大利语：琶音(即和弦中的各个组成音不是同时奏出，而是顺序奏出)。

③ 法语：一，二，三，一，二，三。

④ 德语：谢谢您，亲爱的。

“戴上吧，卡尔·伊万内奇……我在问您，孩子们睡得好不好？”maman向他稍微靠近一些说，声音相当响亮。

但是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用小红帽盖上秃头，笑得更和蔼了。

“你停一下，米米^①！”maman笑着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说，“什么都听不见了。”

妈妈的容貌本来就非常俊秀，她微笑的时候，就更加美丽无比，周围的一切也仿佛喜气洋溢了。如果我在自己一生中痛苦的时刻能看一眼这种笑容，我就会不晓得什么是悲哀了。我觉得人的美貌就在于一笑；如果这一笑增加了脸上的魅力，这脸就是美的；如果这一笑不使它发生变化，它就是平平常常的；如果这一笑损害了它，它就是丑的。

妈妈同我打过招呼以后，就用双手抱着我的头，让它朝后仰，然后，聚精会神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今天哭了吗？”

我没有回答。她吻吻我的眼睛，用德语问道：

“你为什么哭啊？”

当她同我们亲切交谈的时候，她总是用她熟谙的这种语言。

“我是在梦里哭的，maman，”我说。我回想起虚构的梦境的详情细节，不禁颤抖起来。

卡尔·伊万内奇证实了我的话，但是对于梦里的事只字未提。大家又谈到天气，米米也参加了谈话。然后，maman往托盘里放了六块糖给几个可敬的老家人，就站起身来，走近摆在窗口的刺绣架。

① 玛丽亚的法文小名。

“喂，孩子们，现在到爸爸那里去吧，你们告诉他，他去打谷场以前，一定要到我这里来一趟。”

又是音乐、数拍子，又是严厉的目光。我们到爸爸那里去了。穿过从祖父的时代就保留着仆从室的名称的房间，我们走进了书房。

三 爸 爸

他站在写字台前，指着一些信封、文件和几堆钱，神情急躁，激动地对管家雅科夫·米哈伊洛夫说明什么，管家站在他一向站的房门和晴雨表之间，反剪着双手，手指很快地乱动着。

爸爸越是急躁，管家的手指就动得越快，反过来，爸爸不做声了，他的手指也就不动了。当雅科夫自己开始讲话的时候，他的手指又极其不安地拚命向四面乱动弹。从手指的动作上，我觉得可以猜测出雅科夫内心的思想。他的神情总是很沉着，这说明他既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受人管的，这就是说：“我是对的，不过随您的便吧！”

爸爸看见我们，只说了一声：

“等一下，马上就完。”

接着用头示意，叫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关上门。

“啊，慈悲的上帝啊！你今天是怎么回事，雅科夫？”他继续对管家说着，耸了耸一边的肩膀（这是他的习惯）。“这只装着八百卢布的信封……”

雅科夫把算盘拉近一些，用算盘珠拨出八百这个数字，眼睛

盯着一个不明确的地方，等着听下文。

“……用来做我出门时的花销。你明白吗？从磨坊那里你可以收到一千卢布……对不对？你可以从国库收回八千卢布押金；干草，按照你自己的估计，可以出卖七千普特，就算四十五个戈比一普特，你可以收到三千卢布；这样一来，你总共可以收到多少钱？一万二千卢布……是不是？”

“是的，”雅科夫说。

但是，根据他的飞快地动弹的手指来看，我觉察出他要提出异议。爸爸打断了他的话头。

“好吧，你要代彼得罗夫斯科耶庄园寄一万卢布给委员会。帐房里存的钱，”爸爸接下去说（雅科夫把他在算盘上拨出来的一万二千抹掉，打上二万一千），“你现在给我拿来，就算今天支出好了。（雅科夫又抹掉算盘珠儿，把算盘翻转，想必是以此表示那二万一千卢布也没有了。）这个装着钱的信封，你要代我按照上面写的地址转交。”

我站得离桌子很近，因此瞥了瞥信封上的字。上面写着：“卡尔·伊万内奇·毛厄尔。”

爸爸大概注意到我看了我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就把手放到我的肩头上，轻轻把我从桌边推开。我不了解这是爱抚还是斥责，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吻了吻搭在我肩头的那只青筋嶙嶙的大手。

“是！”雅科夫说。“关于哈巴罗夫卡那笔钱，您有什么吩咐吗？”

哈巴罗夫卡是妈妈的庄园。

“存在帐房里，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准动用。”

雅科夫沉默了几秒钟；接着，他的手指突然动得更快了。他

在聆听主人命令时那副呆头呆脑、唯命是从的样子变了，又露出精明滑头的本相来。他把算盘拉近些，开口说：

“让我向您报告一下，彼得·亚历山德雷奇，您可以随意处理，不过委员会那笔钱不能如期付清。您说，”他抑扬顿挫地继续说，“从押金、磨坊、干草上我们应该有一笔进项……（他一边说这些项目，一边在算盘上打出数字来。）不过我看，这些款项恐怕我们算错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看了爸爸一眼，这样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

“您瞧呀：关于磨坊的事，磨坊老板已经来找过我两次，要求延期付款，赌咒发誓，一口咬定他没有钱……他现在就在这儿，您是不是愿意亲自同他谈谈？”

“他说什么？”爸爸追问道，摇了摇头，表示他不想同磨坊老板谈话。

“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他说根本没有生意，他仅有的那一点点钱都用水坝上了。假定我们把他赶走，老爷，我们又得到什么好处呢？您又提到押金，我好象已经向您报告过了，我们的钱投到那里，不会很快收回来的。前几天我往城里给伊万·阿法纳西奇运去一车面粉，顺便捎信问起这件事。可是，他老人家的回信又是那一套：‘我很高兴为彼得·亚历山德雷奇效劳，但是事情由不得我做主，’从这一切情况看来，再过两个月，您也未必收得到这笔款。至于您所说的干草，假定可以卖到三千卢布……”

他把算盘珠拨上三千，沉默了一下，一会儿看看算盘，一会儿又看看爸爸的眼睛，仿佛说：

“您自己看看，这太少了！再说，卖干草还得赔本；如果现在

我们就卖出去，您自己也知道……”

看样子，他还有一大堆理由。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爸爸没有让他再说下去：

“我不改变自己的决定，”他说，“不过，如果这些款项当真要拖延好久才能收到，那也没有办法，需要多少钱，你就动用哈巴罗夫卡那笔钱好了。”

“是！”

从雅科夫的脸色和手指的动作可以看出，最后这个命令使他非常满意。

雅科夫原来是个农奴，为人非常勤恳，忠心耿耿。他象所有的好管家一样，很会替自己的主人精打细算，对主人的利益抱着非常古怪的见解。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减损女主人的财产来增加男主人的财产，因此就极力证明，非动用女主人庄园的一切收入来贴补彼得罗夫斯科耶（就是我们居住的村庄）不可。这时他扬扬得意，因为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如愿以偿了。

爸爸跟我们道过早安以后，就说，我们在乡下闲散够了，我们不再是孩子，应该认真学习了。

“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我今天夜里要去莫斯科，而且要把你们带去，”他说。“你们要住在外祖母家，妈妈跟女孩子们留在这儿。你们要知道，听到你们学习成绩很好，令人满意，这对妈妈将是一种安慰。”

虽然由于最近几天所做的准备，我们已经料到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但是这个消息还是使我们大吃一惊。沃洛佳脸红了，用颤抖的声音传达了妈妈让他捎的话。

“我的梦给我的预兆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寻思了一下。“千万别发生更糟心的事了。”

我非常，非常舍不得妈妈，但同时，一想到我们真的成了大人，心里又很高兴。

“如果我们今天就走，那就一定不上课了。这太妙了！”我暗自思索。“可是，我替卡尔·伊万内奇难过。他大概会被辞退，要不然，就不会给他准备那个封套了……最好还是永远学习下去，不要走，不要离开妈妈，也不要让可怜的卡尔·伊万内奇伤心。他本来就够不幸的了。”

这些思想掠过我的心头；我一动也不动，目不转睛地望着我鞋上的黑蝴蝶结。

爸爸同卡尔·伊万内奇又谈了几句关于晴雨表下降的事，吩咐雅科夫不要喂狗，好在临走以前，吃过午饭去试一试小猎狗。这以后，跟我的预料相反，他打发我们去上课，不过安慰我们说，要带我们去打猎。

我上楼时，顺便跑到凉台上去看看。爸爸心爱的猎狗米尔卡正眯缝着眼睛，卧在门口晒太阳。

“亲爱的米尔卡，”我抚摩着它，吻它的小脸说，“我们今天就要走了。再见吧！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我心一软，就哭了起来。

四 上 课

卡尔·伊万内奇情绪不佳。这从他那皱紧的眉头，从他把大礼服抛进五屉柜，怒气冲冲地系腰带，用指甲使劲在《会话课本》上划一条线，标明要我们背熟的地方等等动作来看，都可以

看得出。沃洛佳规规矩矩地学习，我却心里烦躁，什么也做不出来。我茫然若失地对《会话课本》望了好久，但是一想到就要离别，我便热泪盈眶，再也读不下去了。轮到我向卡尔·伊万内奇讲那段会话的时候，他眯缝着眼睛听我说（这是一种不祥的兆头）。恰恰到一个人问：“Wo kommen sie her?”^①另一个回答说：“Ich komme vom Kaffe-Hause”^②的段落，我再也忍不住眼泪，由于痛哭失声，就说不出口：“Haben sie die Zeitung nicht gelesen?”^③这句话来了。到习字的时候，泪水落到纸上，弄得满纸墨斑，看上去好象是用水在包装纸上写的。

卡尔·伊万内奇生起气来，罚我跪下，反复地说，这是倔脾气，装腔作势（这是他的口头禅），他用戒尺威吓我，要我讨饶，我却被泪水哽住了，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他大概感到自己做事不公平，就走进尼古拉的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从教室里可以听到下房里的谈话。

“孩子们要去莫斯科，你听说了吧，尼古拉？”卡尔·伊万内奇一进屋就说。

“不错，听说了。”

想必是尼古拉要站起来，因为卡尔·伊万内奇说：“坐着吧，尼古拉！”随后就关上门。我离开墙角，走到门边去偷听。

“不论替人家做了多少好事，不论多么忠心耿耿，看起来，决不能指望人家感激你。尼古拉，对不对？”卡尔·伊万内奇感伤地说。

坐在窗口补靴子的尼古拉，肯定地点点头。

① 德语：您从哪儿来？

② 德语：我从咖啡馆来。

③ 德语：您没有看过报吗？